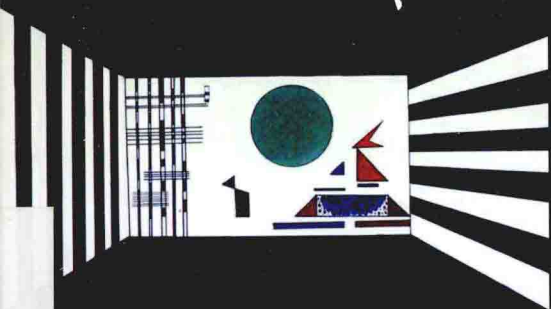




Einstein's Dreams
Alan Lightman

爱因斯坦 的梦

Einstein's Dreams

Alan Lightman

爱因斯坦 的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的梦/(美)莱特曼著;童元方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358-9

I. ①爱… II. ①莱… ②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22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416 号

EINSTEIN'S DREAMS by ALAN LIGHTMAN

Copyright: © 1993 by ALAN LIGHT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毛静彦
特约策划:尹晓冬
装帧设计:董红红

爱因斯坦的梦

[美]阿兰·莱特曼 著 童元方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58-9/I·4256 定价:25.00 元

序 | 时间的究竟

陈之藩

《爱因斯坦的梦》是一部小说；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莱特曼所写，小说内容所定的时间是一九〇五年，所在的地点是瑞士的伯尔尼。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是爱因斯坦自己与他的好友贝索。而只有谈及，并未出场的，还有爱因斯坦与贝索的家人。小说表现的方式是爱因斯坦做了几十个梦。

就真实世界所发生的情形而言，一九〇五年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中极灿烂的一年。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三个极不相同的重要领域——电磁学、量子论和统计物理——中，写了三篇惊天动地的论文；而一九〇

五年那一年爱因斯坦只是瑞士专利局一名二十六岁的三级技师。他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教师的训诲？受过什么样的朋友的熏陶？全世界的人从那时至今九十年来一直处在迷惑不解与惊疑难信之中。科学史家们在史料摩挲中，发掘得越多，神秘的影子也就扩展得越大：他在十六岁时就对以太之于电动力学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二十二岁时对普朗克的量子观念感到兴趣；二十一时对波尔兹曼的分子理论有所悟与有所用。使人不得不断言爱因斯坦是不世出的奇才——二十岁左右就能集中了焦点，面对了真正的物理问题，孑然而独立的，如入无人之境的，扬鞭放马，飞奔直上知识的高原。

从一九〇五到现在，不知出版了多少学报与专著来研讨爱因斯坦的思想领域，来追究爱因斯坦的思维方法，诠释爱因斯坦的精微理论，考证爱因斯坦的起伏身世，解析爱因斯坦的语言指涉，由各个角度到各种深度的在搜寻，以各种方法各种工具来探索。专家是席不暇暖，世人是目不暇给，但是我们仍不敢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盲人摸象的阶段。

在这些有关爱因斯坦的专书专著中，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在极峰上的学者们是如何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作出描述的。比如鲍立所写的相对论的书，几乎全是数学式。可以不必再看公式之间的夹叙文字而直接由方程式念出意义来。可是再翻罗素的《相对论 ABC》，里面只两三个数学式子。不是好多爱因斯坦的传记中说他十三岁时就看康德的哲学而伏在书上睡着了吗？罗素就在这本入门书中解说康德对时间空间的主观性并不同于爱因斯坦所示的对时间空间的观察者。又比如杨振宁在一九八〇年专注于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结构的见地，与其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影响。通篇是用几何的语言；而杨振宁于一九八七年在《自然》学报上的书后，则是游入史料的迷宫而乐于重建爱因斯坦的当年生活风貌了。

我只是举出这么三位大科学家或大哲学家的有关爱因斯坦的著作。但当我读完了莱特曼教授以小说的方式，写爱因斯坦的思想，我起始是惊骇于书名的新奇；念完了这几十个梦却陷入了深思。这是一次极其

危险的走钢索，我实在为他这种尝试捏着一把冷汗，直到看完了这本书，才慢慢缓过气来。

我对这本书的感想，也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其他的著作之说爱因斯坦，如果比为是用各式各类由粗制到精巧的圆规在图纸上细心地画一清晰的圆满的月亮，那么莱特曼此编之作，不是用圆规，而是用毛笔在一团一团地涂云。用云的迷离来状梦的迷离；用云的变幻以像梦的变幻。他用几十个梦渲染出几十团云，而他的笔所不到之处，正显出他要画的月来。

这是无所定，却有所显的方法，这是诗的方法，这是艺术的方法。

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教授莱特曼的这本小说，很易使人想起牛津大学数学导师道奇荪的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再推而上之想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是以吃了糕点而缩小或增大自己的尺寸，奇遇因此而发生；格列佛却是以海上遨游，借缩小或放大对方的尺寸，剧情由是而开展。莱特曼虽然也是用缩小了或放大了尺寸的方法，也是用梦的幻觉，但他选

的题目却难得太多了。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思想适用显著的地方是极小的世界，原子核子以内；或是极大的世界，太空星云之中。对于人间的常用尺寸，爱因斯坦的理论之效应并不明显。那么拿人间的尺度来说明那两种极小及极大的世界，不是太难了吗？唯其难能，所以可贵。

莱特曼不是以艺术涂抹童话，也不是以艺术讽刺成人。他是以艺术来说科学，来说科学中最捉摸难定，最具关键地位的概念——时间。

莱特曼为爱因斯坦所作的几十个梦中：有时是用雕刻的艺术，把时间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时用图画的艺术，把时间绘为缤纷的落英。有时用音乐的艺术，把时间谱为一曲悠扬的歌，唱来哀乐却不由自主。有时用灯罩上的虫蚁来写轮回的时间，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时用河流中的聚叶，来写淤塞的时间，淤于角落，再出不来。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时间如枝头的小鸟，人们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时鸟却立时死亡。……

这几十个梦中，却没有一个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为那是孔子在人间对时间的看法，可以说是牛顿的时间。对爱因斯坦来说全然不足以形容。

莱特曼以雕刀刻出的、画笔绘出的、琴弓拉出的优美诗句写就这部天外行云风格迥异的小说，我们实在可以当作长诗来读。

这部长诗，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自是意料之中；各国试图译为各种文字，也必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诗之翻译，不比寻常，世间又有几部像《鲁拜集》之英译所达之成就。

有关中文译事，作者莱特曼自己推荐了元方给纯文学社。原著与译作皆诗心与诗笔，可以说美俱而难并。

元方是哈佛大学研究古诗的学者。她一直在念诗，作诗，研究诗，转去艺术史，又转回中国古诗来。她推开案头的博士论文，而把莱特曼这本小书译成中文。真如作者莱特曼写给林海音的话：“我很幸运，能有这

样懂诗的译者来译我的书。”

元方译笔的洒脱，造句的清丽，节奏的明快，对仗的自然，使人一旦开卷，就无法释手。可是她对原文之忠实，已不止于语气、句型、明义、暗喻等之若合符节；甚至于一逗点、一句点、一叹号、一问号，与原文相比，更是到了如响斯应的程度。

我还记得在去年所感的惊奇，当我看到莱特曼的“千仞洒来寒碎玉”的创作；在今年更觉高兴，当我这样快地读到元方的“秋水文章不染尘”的译文。

一九九四年夏于波士顿

序曲

在长廊尽处的拱门附近是一座钟楼。钟声六响，然后停了。年轻人蜷伏在他的桌前。又是一次夜里的骚乱之后，于拂晓时他来到了办公室。他的头发没有梳理，裤子是又大又肥；而手里呢，抓着二十页揉皱了的稿纸，是他今天预备要寄给德国《物理学学报》的有关时间的新理论。

细碎的市声隐隐地飘进屋里来：是牛奶瓶放到石板上的铿铿声，是马可巷里一家店铺撑起遮阳篷时的戛戛声，是运菜车缓缓过街时辗转作响，是一男一女在附近的公寓里小声说话。

弥漫了一屋子的是幽黯的光。所有的办公桌看

起来影影绰绰，柔软得好像熟睡中的兽。除了年轻人的桌子上堆满了半开半合的书籍显得杂杂乱乱以外，其余的十二张橡木桌，清一色摆满了前一日留下来、尚待处理的案卷，摆得整整齐齐；两个小时以后，当这些职员来上班时，他们准知道从何处衔接或从何处开始。可是此刻在模糊的光影中，桌上的案卷并不比墙角的挂钟，或门内秘书的凳子看得更清楚。此刻所能看得见的，唯有办公桌大致的轮廓与年轻人拱起的背影。

墙上那看不清时间的钟指出了六点过十分。一分钟一分钟的，逐渐有新的东西显出了形状。这边，一个铜的字纸篓浮现了；那边，是墙上的月历突了出来。这里，一张全家福照片、一盒回形针、一个墨水瓶与一支笔；那里，一架打字机和挂在椅背上的一件外套。一排一排的书架似乎无所不在，而一团一团的夜雾却是留连不去。在时间里，无所不在的书架渐渐从墙上留连不去的夜雾中显现出来。书架上立着的是一册又一册的专利记录：一个专利讲的是新的钻凿齿

轮装置，它的锯齿弯曲成某种形状，可以将摩擦减至最低。另一个专利是阐述一种变压器，当电力供应改变时，它的电压可以维持不变。又有一个专利描写一种打字机，机上打间隔时所用的横杆，因为速度很低，可以消去噪音。这个屋子充满了实际又实用的观念。

屋子外面呢，阿尔卑斯山的峰顶在太阳下闪亮起来了。这是六月杪。婀娜河上的船夫解开了他的小艇，用力划出去，任水流冲着他，沿婀娜街到格保巷；就在这巷子里，他要运送夏天的苹果和多样莓子。面包房的师傅来到他在马可巷的店里，给他的炭炉子生起了火，将酵母粉搀和到面粉里去。两个情人在纽德格桥上拥抱着，渴慕的眸子凝望着桥下的流水。一个人站在临水大街他家的阳台上，注视着淡红色的天空，思索什么，还是研究什么。一个睡不着觉的女人，沿着克拉姆巷慢慢踱着步，她定睛注视着长廊上每一个黑黝黝的拱门，在半明半昧中读那些贴在墙上的海报。

在斯比达巷上窄长的办公室里，一屋子都是实际

又实用的观念。年轻的专利局职员仍然蜷伏在椅子
里，头垂到桌上。四月中以来，他不断地做着有关时
间的梦。他的梦控制了他的研究。他的梦使他神劳
心苦、精疲力竭以至于不能分辨他自己究竟是在醒、
还是在睡。而今，梦终于做完了。在夜夜所能想象
的、有关时间的许多可能的性质当中，有一个似乎特
别使他震撼。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性质不可能存在，而
是说其他的性质可能存在于其他的世界之中。

年轻人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等待着打字员来上
班。随即轻轻地哼起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

假定时间是曲向自己的一个圆，而世界重复它自己，完全准确的，且是永不止息的。

多半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这一辈子的日子会一过再过。做买卖的不知道他们会一再谈同样的价钱；政客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在不停运转的时间当中，无数次地由同样的讲台向下叫嚣。父母钟爱子女的第一次笑声与第一次笑容，好像他们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见了似的。情人做爱，初次害羞地宽衣，因见柔韧的大腿与娇嫩的乳头而惊讶不已，而惜其将逝。他们何尝知道每一偷窥、每一触摸，都将重复再重复地上演，与从前完全一样？

马可巷里，也是如此。店铺的老板怎么会知道每一件手织的毛衣、每一条绣花的手绢、每一颗巧克力糖、每一个复杂的罗盘和手表都会回到柜台上吗？黄昏时分，店铺的老板回家去与家人相聚，或者，到小酒店里去喝啤酒。他们快乐地呼朋唤伴，走下穹窿盖顶的巷弄，他们珍惜每一刻时光，好像抚爱铺子里暂时寄售的翡翠玛瑙一般。他们怎么会知道没有一件事是过后不返的，没有一件事是不会再发生的？一只沿着水晶吊灯的边缘爬行的蚂蚁，不知道它终会爬回它的起点，而这些人并不比这只蚂蚁知道得更多。

格保巷中的医院里，一个女人正跟她的丈夫说再见。他躺在床上，茫然地看着她。两个月来，他的癌已从他的喉头蔓延到他的肝、他的胰、他的脑。他的两个小孩挤坐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吓得不敢看他们的父亲：深陷的双颊、如老年人一样萎缩了的皮肤。妻子来到床前，轻轻地吻了她丈夫的额头，微声说了再见后，便与孩子迅速地离开了病房。她确知这是最后的一吻。她怎么会知道时间又开始，她会重生，她

会再在中学里念书，在苏黎世的画廊展画，再在福瑞堡的小图书馆里遇见她的丈夫，再在七月的一个热天，与他一起驾帆游顿湖，会再生产，而她的丈夫会再在药房里工作八年，再在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喉头长了硬块，会再呕吐、变弱，最后来到这家医院，这间病房，这张床，这一刻。她怎么会知道呢？

在时间即圆的世界里，每一次握手、每一个吻、每一次生产、每一个字，都将一丝不移地重演又重演。所以，两个好朋友不再是朋友的那一刹那，因为钱而使家庭破碎了的那一片刻，夫妻之间争吵时每一句恶毒的批评，每一个因上司嫉妒而失掉了的机会，每一个不能信守的诺言，也都将一毫不改地重现再重现。

正如一切都会在未来重现，现在正发生的一切，以前也已发生过上百万次了。每一个城里总有些人，在梦中模糊地知道一切都曾经在过去发生过。这些人的生活都不幸福，而他们感觉到所有不正确的判断、所有错误的行事、所有不佳的运气都曾在前一次的时间之环中发生过。在夜的死寂当中，这些受咒诅